

鐔津文集卷第十

軻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書啓狀

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秘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秘校前辱彥長

軻一

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
公之道百餘言廼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
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
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
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

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于公
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
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
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
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
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
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

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紛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柰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已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

知之矣况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

公其書勤且至矣非薦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為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我不宣其謹白

軻一

二

荅茹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羨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為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為善既治吾道復

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
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為可語引
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
未嘗軒豁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
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

嗟咨悵快頗不自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
亦謂佛教教人為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訕
訕以相詆訶此非踈遠知遠窺見聖人之深
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
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

與語之况又辱書推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
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
以廣祕書之志况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
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
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

軻

三

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
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
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
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
異名此又有為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

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為
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
乎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
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
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

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
破家亡國者也况復妄斥善道沮人為之如
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
盡為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為國家為
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為之政為之

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為荅以
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
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

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
辰而未得其故猶翬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
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
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
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

從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爲已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

軻一

四

賢其賢乎哉其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

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

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懇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

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宜某謹白

與章潘二秘書書

具位其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

軻一

五

雖欲爲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

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脩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

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
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閱
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
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
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
佛教脩之其爲誠不欺於天地不忤於神明
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
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
恐汙盛集幸爲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賜獨秀石
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
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
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翫終日愛慕而
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醕酢降服降服始此石
軻一
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
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
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
與衆石不分豈其恠特古秀非俗革之所識
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

文叢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
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
也其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
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拘希世之
才識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

學者蒙其不妬且謗亦其幸矣况敢望其以
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
若執事視一物不弃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
世信執事心量侔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
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洽混俗

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
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
故後代誦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
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
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

判一

七

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醜不宣
某謹白

與周感之負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負外足下前日欲過
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

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惑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爲之驚恠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爲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爲故

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爲子孫計邪况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

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偏奢儉失所故爲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爲富貴之資爲此說者蓋陰陽家

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
不顧脩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
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
賢爲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爲感之之不取
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爲人子孫也有聖德大

軻一

八

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
而致之今感之爲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
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
說奚足留意某心素竒感之好節操慷慨有
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

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
志非蒙所敢知也餘竊相見更論不宣

荅王正仲秘書書

已上七書
自爲卷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
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

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
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
者又其德不足聞達然於山林而時所不齒
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
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

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
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
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
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
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
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
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
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
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
前徐新等遠賫賡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
某往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
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
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倖
隳息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
頽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勤
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
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第一九四冊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談九流總群言以爲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

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

獎冠禪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叅大職擇善德之弥在爲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媿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軻一

十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嘉命預府侯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衷誠爲忝冒此蓋某人曲推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推會以卜良辰感載乃懷

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
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愧以今月初
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其此者伏審得請止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
殊恩輟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頃已作坐鎮之
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
上哲蹈聖人之閭奧擅文章之師宗灑服藻

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
倚注方農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故國
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
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件願惟昔日幸接
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愧

軛一

十一

參迓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
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
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

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

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媿畏也

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爲城壑某昨者愚

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俾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
思然而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
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
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

軒一

十二

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賴公儀遺愛
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
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
相送徒益黯悵乍遠十萬乞惟善視尊履謹
令僧馳啓參謝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
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
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
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
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
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於土
鼓責其微善勸尔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
方屬居山訓領必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
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第一九四冊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
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
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
潛密第媿遠遠風儀茲爲眷然秘校告往榮

軒一

十三

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訕訕不已
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
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

製贄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媿某獨立無
繫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
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
首候使車遠遠尋明焉乞爲國重愛謹上啓
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
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今舉至官甚善
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牕對雲而坐道情清
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

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
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人
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
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
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
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
南徐况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
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重慶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
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
履休美某近自蘇挈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

軒一

十四

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
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
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

第一九四冊

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古一詞所共稱賞況在碩盼之預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

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參贊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街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

賞岩局衡宇增輝繼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緩趨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爲待不勝媿

軻一

十五

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

任感愧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趨机下
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趨
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逋病不能遠郊馳

送徒增黯戀仁德悽悽奉此咨露伏惟台慈
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悟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
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

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
然拙人用鋤不若智人揮鋤况足下才力有
餘可能爲我一鋤勿使傍觀拊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日伏蒙特墜清雅素賁旅寄不任感

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
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為卷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
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

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為忝耳公晦又別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况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

軻一

十六

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

怠徐當為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為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副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

附實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為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為呼名黃龍

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
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
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
路遠不及以麻物報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副

軻一

十七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
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
大善知識爲法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愧某
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
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

此爲眷眷知復領大衆于龍山其欽尚好善
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爲法自重僧還
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
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
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
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
老儻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逾
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居足仍風義盛重但某濡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爲歉然餘且別副未披覲

間千萬善愛

荅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遁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尔驚衆耳目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

德薄不能爲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悞以此人爲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爲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判一

丈

荅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切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

命亦表生平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
熟千萬為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懃切
或云某無狀老更弥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

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
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
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
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萬乞
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者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
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愧尚以夏制未遑前
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

四答

軻一

十九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牋命就所栖以預精饌
意愛之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
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
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為罷之書謹令人回納
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
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
殊多某人曲米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
以當克媿以老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
媿忸久滯來人益憎慙悚价還奉狀布謝伏
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
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閑為第一此事勿使俗

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閑也思慮消盡無
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
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為劇言來諭如風過
樹柢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
有弟兄之情奈何奈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
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
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啓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十

十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